

# 活地獄

李伯元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 內 容 提 要

這部小說專從審理訴訟方面，暴露黑暗腐敗透頂的舊時代的官場。全書包括十五個故事，都是描述當時官吏差役的橫行無忌、敲詐勒索，和監獄中暗無天日、慘不忍睹的情景。作者的文筆犀利而辛辣，接觸面也很廣，故事也相當曲折。它可以幫助讀者了解舊時代、舊制度的罪惡，因而激起強烈的憤怒。

活 地 獄

李 伯 元 著

\*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上海衡山路55弄2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78號

中和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6 13/16 字數：150,000

1956年11月第1版 1956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數：1—40,000

統一書號：T 10077·390

定價(5) 0.46元

## 序

本書的作者是晚清小說家李伯元先生，他名寶嘉，別署南亭亭長，是江蘇武進人，一八六七年生。因累舉不第，就到上海來辦“指南報”，再辦“游戲報”和“繁華報”，後來又應商務印書館的邀請，編輯“綉象小說”半月刊。本書就是在“綉象小說”上連載的。他于一九〇六年病死，因此本書也只編到三十九回。第四十回到第四十二回是吳趼人（“綉象小說”上用筆名蘊翁）續寫的；第四十三回，也就是最后一回，是茂苑惜秋生續寫的。李伯元的著作，除本書外，最著名的是“官場現形記”（一九二七——一九三二）和“文明小史”（一九〇三——一九〇五）各六十回，最近都有新版印行。“庚子國變彈詞”四十回（一九〇——一九〇二）也曾由阿英校訂過，一九三五年由良友圖書公司出版。“南亭筆記”（一九二四年刊）和“南亭四話”（一九二五年刊）也不太難得。此外他還著有吳語小說“海天鴻雪記”（一九〇三——一九〇四）二十回和“中國現在記”。據周桂笙的“新庵筆記”，他還著有“李蓮英”和“繁華夢”；據六藝書局的書目，他還著有“藝苑叢話”、“滑稽叢話”、“塵海妙品”以及“奇書快睹”等書。

本書是各自獨立的短篇小說的結合，一共是十五個故事，只有回目的數字有連續性；長的有八回，短的一回就完。這書專門敘述各地衙門的黑暗和所施用的“殘酷刑具”，那種惡毒

实在是我們所夢想不到的。阿英在“晚清小說史”上評論本書云：“由于官僚的貪污，衙門里的積弊也就叢生，衙役橫行，監獄黑暗，這也是事實上的必然。李伯元在晚清真是一個有心人，他暴露了官僚，攻擊了他們的貪污無恥，也用了一片婆心，揭發了衙役們的橫行無忌，監獄生活的暗無天日，使讀者認識人間地獄，同時並為這些受災難的人們呼喚。他說到這一方面，真是髮眦俱裂！反映他這種思想主張的，就是發表在‘綉象小說’上的‘活地獄’四十三回。……因為要揭發衙門里這些惡德，書里所寫的，差不多全是些令人驚心動魄的事，無所不至的敲詐奸騙行為，想入非非的刑具。每當接觸到一個故事，總會使人有天愁地慘之想。寫的地域很廣泛，事件又相當複雜。……晚清衙門里種種的黑暗，以及刑罰的殘酷，從以上十五個具體事實里，是可以想見了。這是一部非常重要的社會史料書，中國監獄史，……以這樣特殊有意義的姿態，出現於當時文壇，卻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因為這是中國描寫監獄黑暗，寫慘毒酷刑的第一部書。”本書的價值從阿英的評論里，可見一斑。

李伯元的思想，是清醒的封建士大夫的思想。他痛惡官僚，有愛國心，但對於君主，却不主張推翻，因此他只要求“世上做官的人”“稍盡為民父母之心”（楔子），他只能是“為民請命”。但是，茂苑惜秋生（即歐陽巨源，詳見阿英的“小說閑談”）卻推進了一步，他寫出了一位看盧梭“民約論”的王秀才，又寫到天津火車站上要想丟炸彈殺死欽差大臣的革命黨。最後王秀才剪了辮子，到日本去留學，在輪船上又遇見辛國明（新國民），看見了海水上的太陽。辛國明說：“中國的監獄制度真是黑暗到了極點！”這樣的情景恰好做了本書余意未盡的結尾。它使今天的讀者聯想到現在進入社會主義的人民幸福美

滿的生活。現在是海洋上的紅日升起來了，我們永遠脫離了“活地獄”，使我們更加熱愛今天的新中國。

本書的藝術技巧相當成熟，每寫一件事情總能給人鮮明的印象，對於那些官吏即盜賊的嘲罵也很辛辣，只是還喜歡誇大描寫，缺乏寫實的成分，信手寫來，不大注意結構剪裁。正如魯迅先生所說：“辭氣浮露，筆無藏鋒，甚且過甚其辭，以合時人嗜好……”（《中國小說史略》第二十八篇）

關於本書，我只是標點分段，極少改動。分段是按照事件、人物、時間、地點的轉換來分的。個別錯別字已加改正。刪去的字句如：第十一回云，“天下婦人的心最狠最毒。”第二十二回將“長毛”改為“太平軍”。全書只刪去十句左右。第三十四回因故事不曾完結，最後我添了七短句。（從“無賴們一聲呼嘯”到“早已一轟而散”）末回下聯原文是“入圓扉蠅蝨攢膚”。因為這是名家著作，所以我就格外尊重。

本書原有願雨樓的加評，可能願雨樓就是李伯元自己的化名。這些評語似是湊篇幅的。“綉象小說”大約每回只用三頁（有時也有四頁）。倘遇三頁正好排滿，就不加評語；倘有餘紙，就加上幾條評語；可見這些評語是可有可無的。我每條仔細看了一下，確是如此。但也有值得保存的：如第五回寫監牢里老囚犯虐待新囚犯，就使人感到不應該寫。再看評語云：“王小三要睡覺，眾犯人即將其手足吊起，始則用拳亂打，復以火灼其肉。身為押犯，而乃凌轢同類若此，豈真目無法紀哉？吾則曰：是非史湘泉一千人所縱使，若輩必不敢乃爾。”這樣一說明，我們就覺得這一段應該寫，並且更加痛恨吏役史湘泉這一類人了。楔子說明本書主題云：“此書之主旨專敘書差瞞上虐下情形……。然天下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彼捐大八成而來者，大抵皆將本求利也。”因此本書不僅是寫書差的，也可

以說是寫官員的；更可以推溯到賣官的朝廷，根本就不想要好官，不想要老百姓过好日子。

今年恰好是李伯元先生五十周年的死忌，我就選擇了這部從來不曾印過單行本、而相當重要的“活地獄”加以整理，來紀念這一位晚清著名的大小說家。

一九五六年四月，趙景深。

# 目 次

楔 子	.....	1
第一回	刁代書情誑十倍潤	趙稱案計賺兩家錢..... 3
第二回	買牌票備役斗詞鋒	押班房家奴騙騙局..... 7
第三回	入地獄家丁喫苦境	泄春光曹办破奸謀..... 14
第四回	分等級班房講價錢	苦毆打犯人索規例..... 19
第五回	王何戶金賤受惡打	苟門政見色起邪心..... 25
第六回	貞姬苦肉拒奸徒	媒婆甜言騙犯妇..... 33
第七回	遭訟累姑媳含冤	喉反噬員外被逮..... 38
第八回	銷旧案錢可通神	接新官才畏折獄..... 43
第九回	經臨吏簡缺交頗難	受嚴刑貝民負冤屈..... 47
第十回	血飛肉薄民不聊生	減錮刑罪官真有味..... 52
第十一回	施辣手毒比蠅蛇	造奇刑聽偷炮烙..... 56
第十二回	盼佳期巧錫嘉名	輕民命送施檢法..... 60
第十三回	見公差鷄犬受虛驚	送使費虎狼飽慈堂..... 64
第十四回	講行情四人落飯店	做團套一夜押班房..... 68
第十五回	挑敵女劣役竟男台	探親貞真姪重入網..... 72
第十六回	見華冤推情施小惠	做團套同气趁陰謀..... 76
第十七回	咬耳朵借銀淫徒	借屍身誣成冤獄..... 82
第十八回	受官刑梅爲撫足奴	和重案全賴孔方兄..... 87
第十九回	懲謊告空填一條命	出心裁新造兩般刑..... 92

第二十回	童子無辜因疑成獄	老翁何幸垂死慶生……………	96
第二十一回	開壽筵撒手太無情	贈錢母有心惡取笑……………	101
第二十二回	施詭計輕竊亳州境	發毒症慘死姑蘇城……………	104
第二十三回	偷眼鏡浪子習下流	染骨肉捕頭教秘訣……………	108
第二十四回	吃面條上板凳觸目堪傷	頂贓案拔竈家良心休問…	114
第二十五回	延孝殺徐老入吃苦	誣窩藏周子玉被拿……………	119
第二十六回	錢可通神供詞全假	災生无妄殺計難防……………	124
第二十七回	游園拖磨切口須知	發路安家非錢不應……………	132
第二十八回	讀批詞上控总成空	入教会平反有望……………	135
第二十九回	爭繼嗣族弟放流言	許酬金訟師投秘計……………	139
第三十回	剪羽翼故友遠嫌	攻腹心老嫗生事……………	144
第三十一回	算辜負三条妙計	急打点一紙呈詞……………	149
第三十二回	有理無錢貪官枉斷	山窮水尽故伙驚忠……………	155
第三十三回	鬧除夕烈焰冲天	入地獄奇寒徹骨……………	160
第三十四回	少年賭錢深入圈套	無賴服毒大起波瀾……………	164
第三十五回	大令養薄募友緘口	匪徒雪恨鄉董毀家……………	167
第三十六回	排單五百里募地通風	私橐九千金居然了事…………	172
第三十七回	办招舊借端明宿案	懸頂撞判定坐長監……………	177
第三十八回	強盜為官審劫案	捕頭受杖繩証貝……………	182
第三十九回	追贓款冤囚定罪	認窩家店主逃生……………	187
第四十回	制出新刑鄉紳助虐	飛來橫禍捕役裁賊……………	193
第四十一回	巧言动听誤入彀中	毒手頻施冤沉獄底……………	197
第四十二回	用心思黑獄盡驚魂	动手脚黃泉難瞑目……………	202
第四十三回	生僻煉鋼騰縛翅	望海洋紅日东升……………	206



## 楔 子

我为甚么要做这一部書呢？只因我們中國國民，第一件吃苦的事，也不是水火，也不是刀兵。倘要考究到它的利害，实在比水火刀兵，还要加上几倍。列位看官，你道是哪一件？我不說破，料想你們是猜不着的，現对列位說了吧。不是別的，就是那一座小小的州縣衙門。一个衙門一个官，在朝廷本意，原是叫他們替百姓判斷曲直，調处是非，有了事情，別人所不能了的，找到他就可以了；有了冤枉，別人所不能伸的，找到他就可以伸。据此說來，这个官竟是世界上一件济世利民的好东西，怎么会有苦头給百姓吃呢？孰知大謬不然。我不敢說天下沒有好官，我敢断定天下沒有好衙門。何以見得？說是天下沒有好官，从古到今，那些“循吏傳”里的人物，是哪里來的？說是天下有好衙門，除掉本官不要說，試問那些書办衙役，叫他們靠什么呢？虽說做官有做官的俸銀，書差有書差的工食，立法未尝不善，但是到得后來，做官的俸銀，不够上司節敬；書差的工食，都入本官私囊。到了这个分上，要想他們毀家紓難，枵腹从公，恐怕走遍天涯，如此好人，也找不出一個。列位看官，設身处地，替他們想想，衙門里的人，一个个是餓虎飢鷹，不叫他們敲詐百姓，敲詐哪个呢？俗語說的好：“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子”，原是一肩到一肩的。又說是：“千里为官只为財”，官不为財，誰肯拿成万銀子，捐那大八成的花样呢？然而做官

的还有錢糧好收，漕米好收，一年到头，也賺得够了。稍些知足的人，还不肯要那桌子底下的骯髒錢。至于这些書办衙役，他們有个口号，叫做：“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經了他們的手，沒有一个放过的。唉，朝廷为着百姓，立了座衙門，誰知倒开了他們生財的捷徑，你道可恨不可恨呢？而且还有一句俗語，是你們大家知道的。俗語說道：“閻王好見，小鬼难当。”誰是閻王？坐在堂上能打得人，枷得人，那个官兒就是閻王。你看他把驚堂木一拍，好不驚人！不要等到开口，人已被他嚇昏了。誰是小鬼？一个衙門里头，小鬼却多得很：头一个原差，是無常鬼。票子一到，鏈条一套，拉了就走，拖了就跑。未曾提審，先往待質所里一送。有錢的只要花上几文，家里的人就准進去探望，商量着替他打点；無錢的只好坐着呆等。所以这待質所，有个外号，叫做“望鄉台”。一座衙門里，又有一座“公生明”牌坊，提審的犯人，都要打那底下走过。到了这个时候，什么公生明，明明是不公不明，拉人到枉死城罢咧。大堂之中，公案之上，本官是閻罗天子；書吏是催命判官；衙役三班，好比牛头馬面；板子夾棍，犹如劍樹刀山。不要等到押下班房，禁在牢獄，这苦头已經够吃的了。唉，上有天堂，下有地獄！陰曹的地獄，虽沒看見；若論陽世的地獄，只怕沒有一处沒有呢！所以我說它的利害，竟比水火刀兵，还要加上几倍，正是这个緣故。

因此我要做这一部書，把这里头的現象，一一都替他描寫出來。虽說普天之下，二十多省，各处風俗，未必相同，但是論到衙門里要錢，与那訛詐百姓的手段，虽然大同小异，却好比一塊印板印成，断乎不会十二分走样的。世上做官的人，倘能把我这本小說瀏覽兩遍，稍尽为民父母之心，就是要錢，也不至于如此利害，或者能想个法子，把这害民之事，革除一二端，不要說百姓感激他，就是積点陰德，也是好的。俗語又說：“公

門里好修行”。有眼前地獄，何妨就做些眼前功德，留个大紀念与百姓呢！正是：

世界昏昏成黑暗， 未知何日放光明；  
書生一掬傷時淚， 誓洒大千救眾生。

做書的本意，已經言明。且喜鎮日清閑，乐得把我平时所聞所見的事情，一樁樁的寫了出來，說与大众听者。

## 第一回

刁代書情讓十倍潤  
趙稿案計賺兩家錢

話說山西大同府所轄，有一个陽高縣，在府东北一百三十余里。山西地方，連年荒旱；其实內地里該錢的人，着实不少。就以陽高而論，虽說是个小小縣城，城廂內外，却很有几家富戶。不过那里風俗，一向是儉朴慣的，有了錢，沒处使用，所以越積越多。这也不在話下。

有一年，东門里有个富戶，姓黃名唐。身上捐了一个員外，却不去做，人家都称他为黃員外。他家廣有田地。一日佃戶來報，他們家的牛，被南村里巫家的佃戶牽了去。向他去討，他非但不肯还牛，而且还把这边的人打了一頓。总要大爺懲治懲治他們，才好出这一口气。当下黃員外听了此言，不禁三尸神暴躁，七竅內生烟，連說这还了得。忙問是哪个巫家。佃戶回說是西門外巫家。原來这巫家也是一个大財主，現在当家的名喚其仁，身上亦捐了一个同知前程，也是在家納福。黃巫二姓，本是世仇，兩不相下；就是沒有事，兩边的人，还要尋点事出來，大家爭吵兩句，哪里禁得佃戶如此一說，早把黃員外气得按捺不住，連忙把总管黃升喚到，叫他把縣前素來做刀筆的刁占桂刁先生請了來家，同他商議。

黃升奉命去不多时，便已同了一个人來，瘦黃面孔，滿臉

烟气，嘴上兩撇胡須，一對招風耳朵，鼻架老光眼鏡，頭戴瓜皮小帽，身穿一件油晃晃的藍布棉袍，上罩一件天青旧呢馬褂，不等通報，早已跟了進來。原來這刁占桂，本是個訟棍出身，現在又蒙本縣大老爺考取得一名代書，專在縣衙前替人家包攬訟事，兼寫狀詞。平時這黃府有事，都是他一人經手。今蒙呼喚，便知是買賣上門，焉有不來之理。當下走進書房，黃員外正在那里老等，一見他到，立刻起身相迎，分賓主坐下。未及寒暄，黃員外先說了不得，了不得。刁占桂忙問何事，黃員外便按照佃戶的話，又添上些枝叶，說了一遍，請他做個狀詞，叫家人抱告，去告巫家。刁占桂問道：“這邊的人，可曾打傷了沒有？”黃員外未及開言，佃戶搶着回道：“沒有打傷。”刁占桂道：“他們打你們，是誰瞧見的呢？”佃戶說：“也沒有人瞧見，是俺兄弟放的牛，被他們牽了去。俺兄弟去問他討，他不還，又把俺兄弟打了一頓。俺兄弟趕回來告訴了俺，俺就來告訴大爺的。”刁占桂道：“你們的牛，怎么就知道是他家牽去的呢？”佃戶道：“這也是俺兄弟說的。先生不信，問俺兄弟便知。”當下黃員外便把他兄弟也叫了上來。他兄弟回說：“我叫王小三。今兒早上，我在田里放牛，一轉眼牛就不見了。問問孩子們，都說跟着人家的牛，跑到前村里去了。”刁占桂道：“誰家的孩子？”小三回：“是俺家的孩子。”刁占桂道：“你到他家討牛，到底看見你的牛在他家沒有？”小三道：“沒有瞧見。”刁占桂道：“你又來！你這件事情，一沒有証見，二沒有受傷，怎么好告人家呢？”黃員外道：“你別管！胡乱做張呈子罷了。從來說，小兒嘴里出真言，難道算不得証見么？”刁占桂道：“我的大爺！別的事可以亂來，這告狀是不好當玩的。”黃員外道：“難道我的人，就被他們白打了一頓不成！好歹你替我想個法子。”刁占桂道：“論理呢，這件事是告不得的。告一回，駁一回，就告上十回，也

不会准的。但是府上的事，不比别家，可以为力的地方，做晚的没有不为力的。冤枉他们，也要告他一状，等他吃点苦头，消一消我们大先生的气。”黄员外道：“这是全仗大力的了。”刁占桂闭了眼睛，坐在那里，出了一会神，又颠头播脑，自言自语了一会，又躺下呼呼的一连抽了七八筒的鸦片烟，起来要了碗茶，漱一漱口，桌上有现存的笔砚，拿起来一挥而就。写完之后，递给黄员外手里，嘴里说：“这张状子，倘在别人，一定要名世之数。大先生是自家人，格外克己，叨光你两只元宝罢了。”黄员外一心要看那状子，他后来的话，也未曾听清。等到状子看完，刁占桂一手接过，就往身上马褂袋里一放，说：“舍下这两天，正在那里打飢荒，没有钱买米，刚要向你大先生通融通融，偏偏遇着此事。恰好一当两便，就请叨光现惠了吧。”黄员外道：“你能保这状子一定打赢官司吗？”刁占桂道：“堂上问过之后，赢不赢在你，那要看你的神通。一张状子进去，准不准却在我。不是做晚的誇口，我自十八岁上到如今，在衙门口一连混了这四十多年，这样事情，也不知经过多少，包你批准就是了。照我们同行规矩，原是先润后墨。大先生这里，为的是自家人，所以先墨后润。”黄员外道：“一张状子，哪里要得许多！”刁占桂道：“看甚么事情！要诬告人家，我们担罪名的，大先生应得多破费两个，也好叫我们沾点光。”黄员外被他缠不过，知道不给银子，他那张状子，是断乎不肯拿出来的，只得送了他一只元宝，才换了出来。他嘴里还在那里賣情，说：“这是大先生分上。换了别人，要五百两，一絲一毫不能少我的。”跟手从怀里掏出戳记来打好，又吩咐抱告家人黄升多少话；叫佃户兄弟小三装了受伤的样子，睡在一扇板门上，叫两个人抬着；又嘱咐小三到了堂上：“只管哼哼，不要说话。無論問你甚么，都不可答应。”小三说：“記得。”他才同了黄升，拿着状

子，一齐到衙門前來。

齐巧这日是放告日期，那位大老爺因为一心想做好官，生怕書差作弊，一早就身穿补服，升坐大堂，自己出來收呈子。黄升得空，便手捧狀子，当堂跪下。就有一个書办走來接过，送上公案。老爺一看，知道他是黄升，便問了一声：“你叫黄升？”黄升答应声是，又回一句：“小的黄升。”老爺又把狀子看了一遍，知道原告是候选員外黄唐，告的是分省同知巫其仁家佃戶。两个俱是本縣著名財主，不覺心上畢剝一跳。便問受伤的王小三在哪里。黄升稟道：“已經抬在外面，求大老爺驗伤，好提人伸冤。”老爺也不理他，便叫王小三上來。堂下的差人，一叠連声的叫王小三。只見两个人拿小三抬了上來，把扇板門放在地下。小三睡在上面，不能动弹，只是閉着眼睛，嘴里哼哼叫痛。老爺以为受伤过重，先叫件作去驗。件作問他伤在哪里，他只是哼哼不開口。后来件作急了，只好动手剝开他的衣裳，渾身驗了一遍，一点伤也沒有，回报了老爺。老爺不信，又親自离座下來看了一遍，也是無伤。喝問黄升，黄升急的跪下回說他的伤在肚里。老爺道：“胡說！只有外面受伤，哪有肚里受伤的。就是筋骨受伤，外面發青發紫，也总要泛出來的。况且这件事情，既沒受伤，又無証見，不是明明誣告嗎？”說着，提筆在手，就要批駁不准。便有一个書办，走到值堂的稿案趙門上的身后，拉了他的袖子一把。稿案会意，便使了一个眼色与本官。这老爺原是聰明不过的，忙縮住了手，不批下去，喝退黄升，叫他下去候批。

等到退堂之后，老爺便問稿案：“剛才不叫我批駁那張狀子，是甚么意思？”稿案道：“这話小的不敢說，也不敢不說。小的跟了老爺这許多年，为的是要掏个忠心伺候老爺。况且老爺辛辛苦苦，好容易撈到这个缺，为的是哪椿？这張狀子，兩面都

是拿得出几文的。这一批駁，便沒得生發了。”老爺一想不錯，便說：“依你的意思，怎么样呢？”稿案道：“小的替老爺想，小的最恨他們这些人，頂欢喜打官司，乐得罰他們几文。依小的意思，先叫人去同姓黃的說，本來这狀子，老爺是不准的，还要办他誣告的罪。現在要准他狀子，先叫他报效数千兩銀子，說是做开学堂的經費。小的想这姓黃的，巴不得老爺准他的狀子，这銀子一定肯出的。姓黃的銀子到手，然后出票子到姓巫的家里拿人。人一拿到，先押起來，再叫人向姓巫的說，本來老爺要重办的，叫他也报效几千兩銀子的学堂經費，就免他的罪名。小的想姓巫的，到了此时，一心只怕輸官司丟臉，这几千銀子，一定也是肯出的。然后老爺坐堂，当着姓黃的面，随意把姓巫的申飭兩句。姓黃的得了臉，再由老爺作主，劝他們一番，叫他們息訟，不要打官司。一家具一張結完案下去，这两家的銀子，白白到手，老爺又得了好声名，豈不一举兩得呢！”老爺听了他的話，笑嘻嘻的搭着胡子，想了一会子說：“办是依你办，但是一件，学堂經費，是要造册子报銷，不能上腰的。不如說是善堂經費，可以沒有查考，似乎穩当些。”稿案道：“学堂也好，善堂也好，随老爺的便罢了，这是無关出入的。”当时又回了兩樁別的公事，然后退了下來，按照所說的話去办。

究竟兩家銀子曾否全能到手，且听下回分解。

## 第二回

買牌票猾役斗詞鋒  
押班房豪奴墮騙局

話說趙稿案在縣官跟前，献了一条計，要弄兩家的錢。他見老爺应允，便象走过明路一般，退了出來，越發胆壯，立刻叫人去找他素來相信的一个快班总头，名字叫史湘泉的。这史湘泉，正在家里吃飯，听说趙大爺呼喚，馬上放下飯碗，走進衙門。

到了門房里，趙稿案好不客气，見了他，竟站起來讓坐。起初史湘泉还不肯坐。趙稿案道：“你我自家人，哪里有許多客气，坐了好說話！”史湘泉方才告坐坐下。趙稿案便把剛才同本官說的話，如此這般，向他講了一遍。又說：“現在也不想他多，一家敲他八千銀子。我想這事，除掉你，沒有第二個人辦得來。史伙計，這樁事，少不得要借重你一人了。況且這錢是上頭得的，你出點力，上頭自然知道的。”史湘泉道：“上頭的事情，咱應得報效。但是這錢，不信全是上頭得的。”趙稿案道：“真是上頭得的。上頭已經要了這許多，咱還好開口嗎？”史湘泉道：“不是這麼說。你老辛辛苦苦，一年忙到頭，為的是哪一項呢？依咱的意思，爽性要他一家一萬。他兩家又不是拿不出，八千上頭得，大爺少賺些，賺個二八扣吧。”趙稿案道：“還有你呢？”史湘泉道：“咱不想別的。只要辦得好，將來有甚么好事情，有你大爺在里头，照應咱的地方多着呢！”說到这里，史湘泉忽然想起一樁事來，趁勢求趙稿案道：“趙大爺，你別嫌咱羅蘇。眼跟前就有一樁事情，求你老幫個忙，照應小人吃碗飯。”趙稿案聽見史湘泉有事求他，馬上把臉一沉道：“甚么事情？”史湘泉道：“就是今天早上收下來的呈子。有縣前大街上王家，告的是北門外吊橋永發盛酒店里掌櫃的，也姓王，名字叫王長年。這王長年欠了王家一百五十吊錢，討了多次，約好日子，到期去取，总是不付。咱知道王長年這東西，手里很有兩文，只是不肯還人家。好歹這張呈子，大爺替咱求求上頭，把他批准，這張票派了咱。弄得好，總得補報你大爺的。”趙稿案道：“這個事情雖小，倒也不好辦。你倒要說个数，我好替你到上頭去回。”史湘泉道：“這張票子算不得好買賣，大爺这里，好歹不會落空，哪里还能够孝敬上頭！”趙稿案道：“你不要弄錯，這錢並不是我使的。上頭的章程，你難道還不知道嗎？還



有，我們这些伙計，一个个窮光蛋似的，見了錢就要眼紅，恨不得一口吞在肚里才好。你这錢一來点綴点綴上头，二來貼补貼补他們，你儿时見過我要人家的錢來。况且这几个錢，也不在我眼里。”史湘泉一听这話不对，連忙改口道：“大爺快別动气。咱是个有口無心的人，不会說話。誰敢說大爺要錢！大爺是个清廉不过的。剛才說的話，也不过咱的一点孝心罢了。”趙稿案道：“誰要这几个臭錢！”史湘泉心上盤算：“他的嘴倒还硬。你会放刁，咱比你更刁。看誰弄过誰。”于是坐在那里，一声也不言語。停了一会子，趙稿案还不理他，他便站了起來，陪着笑臉說道：“大爺坐着吧。咱今天还有差使下鄉，过天再來請大爺的安吧。”趙稿案不提防他有此一手，心上也楞了一楞，說：“这人算得調皮。但是一件，我今天不答应他的事小，不要他先到姓黃的姓巫的那里，做了手脚，那事情就难办了。不如答应了他，仍旧与他商量为是。”一面想，一面留心观看。等他一只脚踏到門外，然后起身赶上去拉住他說：“回來。我說句頑話，你就当起真來了。从來說，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你們的苦处，你我天天在一塊兒，我还有甚么不知道的。只要这件事，你吩咐个数，我交代得过，豈不結了嗎？”史湘泉道：“大爺，這張票子出去，你瞧能够弄得几文。不用咱开口，你老吩咐吧。”趙稿案又想了—回：“我看这件事，里里外外，总得一百吊才鋪得好。”史湘泉道：“咱的大爺！人家告他欠賬，才不过一百五十吊。他肯拿一百吊，他为什么不再加上五十吊，还清了这一注賬，免得打官司呢！”趙稿案道：“哪里能够由他的便。他肯拿錢，他为甚么不早拿。既然这事情到了我們手里，就得揭他一層皮。”史湘泉道：“不是这样講。俗語說得好，打蛇打到七寸里，总得到那个分寸，叫人家拿得出方好。人家拿不出，就是問他多要，也是枉然，徒然連累大爺的名气。”趙稿案道：“你說到底怎